



莊子口義綫航卷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口 13  
841  
9



13  
841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卷之八

小野

壹

校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  
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莊子卷八

徐無鬼

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擊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目者凝然上視而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達生篇望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由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音義曰卹音恤失音逸本

佚作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卹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

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  
 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  
 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  
 者藜藿挂乎黽黼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  
 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  
 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音義云藜徒吊反本或作擢  
 金版六段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  
 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史記司馬遷自序傳云石室金匱之

版從橫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為橫六  
 段為從也疏云武侯好武而惡文故奉事從王  
 事也以詩書六段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  
 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  
 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  
 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黽黼之徑爾雅黼鼠  
 黼赤黃色大尾啖挂塞也跟音郎類篇大觀類  
 鼠江東呼為黽云欲行息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因倦欲行而又  
 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  
 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言武侯本

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

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又客還家是也。大惠普說第一二

云要汝諸人各各如此修行見性成佛截斷生死兩條路不住瞿曇解脫場却如遊子久為客豁然歸到舊家鄉 馨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  
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  
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

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  
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者同也登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為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

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羨惡之成皆為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孟子子盡心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論語憲問篇克伐怨慾不行焉可為仁矣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闕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左傳桓公五年鄭子元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備後伍伍承彌縫

註云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備以車居前以  
在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  
 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官樓之  
 門也。鑄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  
 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闕則  
 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  
 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碧岩十  
云華嚴  
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  
佛應觀法界生一切唯心造  
 有得則有失。得順  
 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  
 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  
 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

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  
 吾勝矣。而不知吾之曾次為物所撓。是形與神戰  
 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為  
 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為勝  
 何以為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  
 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而  
 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  
 善勝。則民脫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太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  
 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陰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

宰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謔朋昆閻滑稽也

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為大道之隗然

者亦鑿說也疏云大塊大道也廣大而塊然者亦鑿說也空寂也言大塊古之聖人也齋

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

內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

然則為六合之外意謂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

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之人

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

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



園詩大雅王在靈  
園疏園者築精爲  
畧域而富款在其  
中也

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達生天師者言  
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  
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  
條理也凌陵轉也前漢灌夫傳諛訊也好察之

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  
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  
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

表一本作衆

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  
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  
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

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  
患難而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

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  
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

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

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此和樂也  
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  
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誇者悲勢物之  
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  
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  
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  
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為樂也依附小人好動

而不好靜也多是從吏主家前漢衡山王傳云日夜縱使師古云  
樂勸韻會方言南楚凡已不使其有所作為  
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  
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  
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  
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  
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  
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

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  
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  
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  
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  
也傳燈錄三十一石頭草菴欲迴光返照便歸來  
廓達靈根非向背○太惠普說第一云如來  
知得須是  
回光返照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  
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  
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  
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  
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  
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  
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  
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  
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各持其  
說則人皆爲堯矣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儒墨

楊秉與惠子爲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  
寒之時不以火而禦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  
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  
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  
未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  
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  
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  
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  
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  
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

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  
音爲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  
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  
何異曾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  
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  
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  
躄子於宋者其命闍也不以完其求鉶鍾也以束

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躡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音義云。躡。呈亦反。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躡詭文云住足也躡而不能行之子曰躡子齊人以其躡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閹也守閹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鉞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是鉞鍾小鍾也唐亡也子亡

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令是一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荊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躡閹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爲閹者故曰躡閹

忘息之闕是夜固不自知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闕時彼亦自以為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漢書東方朔傳云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云云射物連中輒賜爵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尤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繁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鈞要求之

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累  
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  
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  
民懷也尚書大禹謨篇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也  
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  
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  
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抓見巧乎王王射之

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音義云：抓本又作搔。

委蛇攢抓，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

撮禍者之論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嚔，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

阿房宮賦結末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哀之。之句學此篇結語。



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  
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  
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  
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入者  
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  
入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  
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  
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而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而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  
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  
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  
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

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太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

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

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其

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

待我談。喙三尺者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叔敖

之事與史家所載殊異。

音義云。孫叔敖。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自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宜十

二年。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其遠。蓋寄言也。與又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自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

自公遂殺子西。子期。宜僚不預其患。言叔敖安寢。恬卧。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

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亦寓言爾。道之所一。自然者

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

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

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

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

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

爲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况

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

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

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齧之則難不若削之則易於是乎削而齧之於齋適當渠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

音義云  
歎音因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

得也。牂牁羊也。奧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債也。韻會卦云。債側賣切。通財也。通作責。謂貸錢而生子。我方樂於無為。

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閹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

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  
外乎賢者知之矣音義云規  
薄結及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  
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  
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  
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  
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  
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

自然之質皆一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  
之上也必出手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  
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  
而未始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  
蠶是也擇蔬鬻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且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

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  
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  
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  
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  
所需待，貪著勢利之人也。䟽鬣豕之毛也。牽蹄  
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日斗折也。必古  
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  
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開元遺事張九

也。域者，囿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  
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  
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歸之，反為所苦。  
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  
猶童山也。史記公孫弘傳：上古至治，謂其始之  
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  
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自以耳  
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  
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  
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內自溢暖  
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  
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

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  
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  
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  
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  
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自以耳聽耳以  
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  
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  
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  
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  
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  
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壘鷄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  
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為帝其他為臣謂  
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  
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賤  
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  
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  
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為勾踐報其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  
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為帝  
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  
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脛之節雖長而不可斷  
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  
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特源  
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者其



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  
攬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入也。審物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是也。易乾卦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  
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  
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  
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應帝王篇。觀桓之審。為  
淵云云。司馬彪本。審作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  
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  
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曾臍。  
自以為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  
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及改矣。茲  
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

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

為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

以為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

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

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

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蹶亦踐

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

則知天矣

知大上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

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詩

玉屑十七云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

花草便是詩文鑑編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

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

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維摩

經六云。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註云。解脫者自在。心法也。得此解脫。則凡所作為。內行

外應自在。無關又第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木

七云。解脫味為漿。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大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

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

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

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

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

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

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天運篇故曰真有

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

自然之理也曰天日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

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

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韻滑有寶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闔  
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為  
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也。頡頏  
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  
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頏滑有實從古  
至今只是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  
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  
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撥發

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  
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為以此不疑  
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  
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  
傳燈錄第一趙州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  
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否。泉曰擬向  
取乖。師云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  
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  
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便是此數語之意。  
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  
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  
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  
篇何異。

在子卷八

三十一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

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鳴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

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傳燈錄五南嶽懷讓禪師謂道一也。即馬祖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非坐。卧若學坐佛非定相。目擊而道存。田子正云。一開示誨如飲醍醐。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王風揚之水篇。此一句倒下。意謂

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聞其所施。此言其在象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

生

七

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

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羨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嘗念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緜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大惠普說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一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書益稷篇笙鏞處甚高以間鳥獸踰陰



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  
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洩  
齊物曰以言其老洩也洩者泥著而滯溺之意  
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  
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孟子公孫丑篇莊子把這一句却  
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閉尹登恒皆是  
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  
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

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  
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  
其隨成爲之同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  
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  
有爲之名也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  
氏曰除自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  
剩法也猶言長物也晉書王恭以簞送王兩見  
身與名爲一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

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  
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韓相於  
斯世言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  
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  
六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月  
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  
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  
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  
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由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入刺

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四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  
城築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  
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華  
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  
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  
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瑩翼註音瑩  
副墨音英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

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為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行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猶一吷也。

音義云：猶音敝，字林云：惆也。又吐蕩，反映音血，又呼悅，反映然如風過。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

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故曰請爲君實  
之無窮大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  
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  
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詩  
第一。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  
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  
小也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  
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  
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悄然若有亡  
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

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嗚然之  
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吹而已言其全無聲也  
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  
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  
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  
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  
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

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仁爲佞人也。夫若  
 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音義云。稷音  
 摠。字亦作摠。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周禮。天官。酒正。辨四飲  
 之物。二曰漿。疏云。漿亦  
 是酒類。漢時  
 名爲載漿。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外其屋  
 極而望人也。稷稷紛紛也。聖人僕者言聖人之  
 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  
 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  
 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  
 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着於

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何  
 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  
 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  
 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  
 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蕪葭。始萌以扶吾形。

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釋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做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飡飽食也以衆子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醇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菴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孟子下篇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

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釋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



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平或為殺，久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

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在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篇：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

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孟子萬章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月士民安得不僞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僞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

文法也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

紀聞云行年五十而四十九非非是至五十五歲頓然有悟也。只是今年知得有未是處明年又知得今年有未是處其化者變化之理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變化不已蓋進德之功老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而不俟也。一則話也。

萬物有手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

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  
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  
與然乎音義云與音餘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  
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  
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太惑之人也且無所逃  
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  
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  
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  
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

仲尼問於大史大史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史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  
搏弊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藹  
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  
於故墓不吉上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

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毀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弊者執其贄見之弊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毀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在里之言。太公調曰在

里者合士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令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太山木石同墳。此

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十  
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  
入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  
天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物各具一理也  
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  
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  
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為公合萬  
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者言所主雖在  
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

茶傳曰列爵惟  
五公侯伯子男

出乎象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  
相距也不執不距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  
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  
惟五也書武成篇云列爵惟五各職其職君何私輕  
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  
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  
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太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  
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內  
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  
翁得馬失馬之意也北叟頗識其倚伏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北叟塞

莊子

一

比譬也此說非  
比及之此  
及於大澤觀之

翁也馬七入胡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  
引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子騎折  
脚人吊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兵出下世  
者戰死其子以跛相保文選本出淮南子佛逆  
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  
面然。左傳子產曰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  
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  
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  
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  
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  
合異以為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

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  
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  
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  
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  
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兩形氣。不止於  
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  
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  
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

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辯說則如大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

正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伐。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二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亦可。

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居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



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  
言而知之所謂爲所欲爲也其所欲爲之意豈  
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中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  
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  
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  
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  
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  
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  
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  
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太抵曰有曰無  
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  
疏遠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  
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  
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  
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  
未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  
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  
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  
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  
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

為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  
始不能離物則是自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  
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  
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  
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  
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  
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  
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莊子

四十一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而不足也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末之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

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即此意也又曰我起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

為法王於法自在法華經譬喻品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

狀元聖錫曰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

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其血三年化爲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左傳哀三年六月癸卯周人殺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

其血逆柱而上溫公通鑑八十九晉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元帝也聞長安不

等出師露次躬擐甲胃後檄四方列國北征以

漕運警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扶柱

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克

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

即周莖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谷請

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闕塞所致無所問

齊以明月之譏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通鑑百七十一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外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榘木不

扶自舉令牒傳之於鄴祖瑨因續之曰育老公

背受大斧鏡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

奏之瑨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外者斛也育老

公謂瑨鏡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

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爲皇太后男

尚公主謠言甚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

以爲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

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申奴僮

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瑨告之瑨

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

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什顧

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刀

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網則亦世

自齊後主武平三年集覽明月光字

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

疏云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曾子

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

家語第四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

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父之有頃乃甦

飲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太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

或云呼字作呼  
火焚聲

令曾一音而聞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  
知其體康也  
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  
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  
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絃音駭  
音義云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  
火與金相守焯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  
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  
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不自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  
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汜論篇亦非專焚  
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  
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蟻蟻不得成心若縣於天  
地之間慰昏沉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音義云蟻音  
陳又楮允反

蟻音悖又杜允反  
音昏又音浪債音賴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  
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蟻蟻者休惕

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  
情緒也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  
也慰警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  
曾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  
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曾中至和之氣故曰  
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  
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  
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  
本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山谷笈四奉和文潛  
贈無咎龜以豐故焦

雖以文故本心如日月利慾食之既後生玩  
華藻照影終沒世安得一結以道獵衆智  
正用此意儼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  
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  
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

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

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

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

之意。北史周紀赫連達曰遠水不救近火枯魚之肆者

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鱸。本草綱目鱸乾魚也。又曰談魚

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評註曰常與相親指水而言

任公子為大鉤。臣緇五十牯。以為餌。躡乎會稽。投

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臣釣。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

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

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

臣緇。大黑索也。牯音界。牛也。銷與陷同。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



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飮而食之也。幹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論語陽貨篇子曰道聽塗說而塗說德之棄也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磨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曆以手接之。

也。願頤下也。控其願者，控開其願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其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窳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行趨鏘也。未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駢拇篇：蒿目而憂世之患。註云：蒿者蓬蒿之蒿也。有獨坐憂愁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

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寡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

曰閉其耕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刻意惟其無心，所以每而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

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  
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  
然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  
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汎言世情以實之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  
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  
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入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十二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

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踐之意。徐無鬼篇故曰無用之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

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道逐物而  
不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為也。至知厚  
夫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無流道決絕之失矣。  
而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  
也。此皆為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  
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傳燈錄雖一時間  
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杜子美第九謁文  
矣。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  
聞第一。美。回向心地。初。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  
無留意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  
世變者也。狝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  
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  
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  
只自三皇五帝為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  
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  
故曰順人而不失己。彼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兼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  
物因是之意。故曰兼意不彼。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音義云跖女展反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為真顛真甘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跖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

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也夫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塞其實也顧乃也胞有重閨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替乎謔知出乎爭柴

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鋤  
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義音

胞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重閱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礌爭鬪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  
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  
神者不勝未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識  
急之意而後替度於智謀之事識與弦同有爭  
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榮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腹猶  
果然之果也未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敝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  
可了也銚鋤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  
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



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柙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剗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子美詩：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鉅鐸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齊物論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翦滅，音滅皆滅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揚子法言：孝至，篇或人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

自得之人。曾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  
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  
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書無逸一篇。周公白。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  
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  
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  
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  
死者半。音義云。駭。尸楷反。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駭與駭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

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  
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  
谷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  
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在  
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猶今日官  
員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師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爭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蹈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

竅水跋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吊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望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望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望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則陽體格一同望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

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厲齋口義棧航卷之八



